

古代维吾尔语的硬腭鼻音 $\acute{n}$ 及其历史演变*

米热古丽·黑力力

[提要] 本文根据文献资料,探讨古代维吾尔语硬腭鼻音 $\acute{n}$ 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过程 and 变化特点。在鄂尔浑—叶尼塞文中硬腭鼻音 $\acute{n}$ 以字母 $\mathfrak{n}$ 来书写,但此后各种文字的文献中出现 ny 、 n 、 y 等形式。古代维吾尔语大部分词语中的 $\acute{n}$ 在现代维吾尔语中演变成 y ,但个别词语也会出现 n 、 yn 和 ym 等形式。

[关键词] 古代维吾尔语 硬腭鼻音 $\acute{n}$ 历史演变

一 引言

自 1893 年丹麦学者 Thomsen 释读鄂尔浑—叶尼塞文(鲁尼文)文献以来,这种古代维吾尔语最古老的文献语料对维吾尔语的历史演变研究一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该文字与维吾尔族先民晚些时候使用过的一些文字所反映的语音存在着某些截然不同的特征。这些特征可以为研究古代维吾尔语,尤其是古代维吾尔语历史语音学研究提供其他古文字文献所不能提供的珍贵线索。文献中表示硬腭鼻音 $\acute{n}$ 的字母 $\mathfrak{n}$ ^①有别于维吾尔族先民使用过的其他文种。

20 世纪初在吐鲁番—敦煌一带出土的以多种文字所写的回鹘语文献,为维吾尔语历史语言学提供了大量文献语料。回鹘语文献文字各异,包括粟特文、回鹘文、摩尼文、叙利亚文、婆罗米文等。正如木再帕尔(2020:55)所指出,回鹘语和回鹘文是不同的概念,应要澄清二者的关系。回鹘文只是回鹘人使用的众多文字之一,而回鹘语是用众多文字记录的一种语言。如婆罗米字母回鹘语文献中曾用单独的字母标记 $\dot{e}$,依此可判断回鹘语曾有元音 $\dot{e}$ 。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2002:1-34)记录突厥语族语言时指出,阿尔古人所操语言中的 n 在其他突厥语中作 y 。冯·加班(2004:2-4)根据 $\acute{n}$ 在后期的回鹘语文献中区分为 n 和 y ,将其作为区分回鹘语 n 方言和 y 方言的一个重要的依据。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鄂尔浑—叶尼塞文、回鹘文及哈卡尼亚文文献语料,对硬腭鼻音 $\acute{n}$ 的历史演变过程进行探讨。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华民族文化交流视野下的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研究(21BZS028)”、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国情调研项目(2021QNZX003)和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基于汉语通语与方言研究的番汉对音数据库建设”(20VJJXT016)的阶段性成果。匿名专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和建议。谨致谢忱。

^① 硬腭鼻音(palatal nasal)在国际音标中用 ɲ 来表示。如:法语 *signal* $[\text{sinal}]$ “信号”、*montagne* $[\text{mɔ̃taɲ}]$ “山”,意大利语 *bagno* $[\text{baɲno}]$ “浴室”,雅库特语 *ńur* $[\text{ɲur}]$ “脸”,托法语 *ń* $[\text{ɲe}]$ “树”等。回鹘语学界一般用 $\acute{n}$ 来表示硬腭鼻音 $[\text{ɲ}]$ 。

二 鄂尔浑—叶尼塞文文献中硬腭鼻音 *ń* 的反映形式

厄达尔(2017:70)认为,鄂尔浑—叶尼塞文文献中的辅音 *ń* 或许像多尔甘语是一个腭音化鼻音,或者像雅库特语是一个鼻音化的 *y*。第一种猜测的论据为:*ń* 在鄂尔浑—叶尼塞文文献中均用字母 *Ӣ* 来表示。编号为 MIKIII34b 的摩尼文—鄂尔浑叶尼塞文字母表中 *ń* 相对应的是 [ʸYY], 即 *iy/īy*。可见,作者将字母 *ń* 读作 *y*。第二种猜测的论据为:*iy/īy* 与 *ń* 的读音最为接近。

鄂尔浑—叶尼塞文文献的以下词语中出现硬腭辅音 *ń*:

1. *añry* (ᠠᠨᠢᠷᠢ) “特别、非常;坏”: *ol amti añry yoq* “他们现在都安居无事”(耿世民 2005:117,《阙特勤碑》南 3 行); *yaŋru qontuqda kisrā añry bilig anta öyür armiş* “当住的近了以后,他们就心怀恶意”(耿世民 2005:118,《阙特勤碑》南 5 行); *anta añry kiši anča boşyurur armiş* “于是恶人就这样教唆”(耿世民 2005:118,《阙特勤碑》南 7 行); *bilgä tuñuquq añry ol* “谋臣噉欲谷是个坏家伙”(耿世民 2005:102,《噉欲谷碑》I 石北 34 行)。

Bang & Gabain (1929:94) 认为 *añry* 源于动词 **ay- ~ *ańy-* “害怕、教唆”,并指出另一个动词 *äymän-* “畏惧”也源于同一词根。Hamilton (1971:63) 认为, *ayry ~ anyry* 源于动词 *ayin-* “害怕,教唆”, *anyry* 是 **ayin-ry* 第二音节 *i* 脱落的结果。但是 *añry* 与 *ayin* 之间的关系并不清楚,因此 Hamilton 的观点论据不足。*añry* 中的硬腭鼻音 *ń* 在雅库特语中保留下来,如雅库特语: *añi* “罪;犯人”(Слепцов 1972:35)。

2. *añit-* (ᠠᠨᠢᠲᠤ) “惩罚”: *anı añitayin tēp sülādim* “为了惩罚他们,我出兵攻打”(耿世民 2005:164,《毗伽可汗碑》东 41 行)。

añit- 在《芬兰版图》中作 [nTYn]ᠠᠨᠢᠲᠤ, 而且词首两个字母不全,从而导致一些学者对该词的解读有所不同。如, Radloff (1897:145) 解读作 *inčitayin* “我惩罚”; Thomsen (2002:190) 解读作 *anı ayitayin [~ anitayin ~ aytayin (?)]* “我要求”,并提出 *añit-* 还能解读作 *aytayin*、*anitayin*; Clauson (1972:268) 解读作 *ayitayin* “要求给我一个交代”; Erdal (1991:764) 解读作 *ayitayin* “要求给我一个交代”。而 Tekin (1988:109) 根据《芬兰版图》认为, *añit-* 应解读作 *añitayin* “我恐吓”。此外, Radloff 录文的 [nčTYn]ᠠᠨᠢᠲᠤ 中首字母 [nč] 颇似 [ń], 因此 *añit-* 又可以解读作 [nTYn]ᠠᠨᠢᠲᠤ。

3. *azqina* (ᠠᠵᠠᠴᠢᠨᠠ) “一点儿”: *uluŋ irkin azqina ärin täzip bardī* “大俟斤同少数人逃走”(耿世民 2005:130,《阙特勤碑》东 34 行); *azqina türk yorīyur armiş* “有少数突厥人正在游动”(耿世民 2005:96,《噉欲谷碑》南 9 行)。 *azqina* 中的 +KIñA 是“表小示爱”的附加成分。

4. *čryañ* (ᠴᠢᠷᠠᠨ) “穷”: *yoq čryañ bodunry qop qubratdīm* “我把穷困的人民集合起来”(耿世民 2005:119,《阙特勤碑》南 10 行); *čryañ bodunuŋ qop qubratdīm, čryañ bodunuy bay qiltīm* “我把穷困的人民集合起来,使贫穷的人民变富”(耿世民 2005:119,《毗伽可汗碑》北 7 行); *čryañry bay qilti, azry üküš qilti* “使穷的变富,使少的变多”(耿世民 2005:125,《阙特勤碑》东 16 行); *čryañry bay qilti* “使穷的变富”(耿世民 2005:154,《毗伽可汗碑》北 14 行); *čryañ bodunuy bay qiltīm* “我使贫穷的人民富裕起来”(耿世民 2005:129,《阙特勤碑》东 29 行)。

5. *qañu* (ᠴᠠᠨᠤ) “哪个”: *qañu ymā biz on küčlüg boltu...* “还有我们十个强…” (Ölmez

2018:32,《哈喇巴喇哈逊碑》14, C)。

6. qītań (𐰆𐰺𐰏𐰤) “契丹, 族名”: qītańyaru toŋra simäg ĩdmiš “往契丹派去了同罗司马”(耿世民 2005:96,《噉欲谷碑》南 9 行); qītań öŋdün yān tǝg “契丹人, 你们从东袭击”(耿世民 2005:96,《噉欲谷碑》南 11 行)。

7. qoń (𐰆𐰺𐰏) “羊”: yaŋisī qoń tǝg ārmiš “其敌人像绵羊一样”(耿世民 2005:153,《阙特勤碑》东 12 行); kül tēgin qoń yīlqa yēti yēgirmikā učdi “阙特勤于羊年十七日去世”(耿世民 2005:136,《阙特勤碑》东北面); qoń yīlqa yorīdīm “羊年, 我出征了”(耿世民 2005:195,《希纳乌苏碑》北 9 行); tūmān qoń qalmiš “一万只羊”(耿世民 2005:204,《希纳乌苏碑》西 9 行), bay ār qońi ũrküpān barmiš “富人的羊受惊走掉”(耿世民 2005:292,《占卜书》27 叶); yana toquzon boš qoń utmiš “赢了九十只羊”(耿世民 2005:293,《占卜书》29 叶)。

8. qońči (𐰆𐰺𐰏𐰴) “牧羊人”: 米兰出土的 Or. 8212 76 鲁尼文文书中出现 qońčilārka yariq “给羊倌们一套盔甲”(Yıldırım et al. 2013:471)。

9. qońluy “有羊的”(𐰆𐰺𐰏𐰺𐰏): kāyrādā öŋdün yantač[īm]da [q]ońluy “当我从东方返回 kāyrā 时, 有羊的”(白玉冬 2012:83,《希纳乌苏碑》北 6 行)。

10. tań (𐰆𐰺) “马驹”: tańlarīm “我的小马驹”(Yıldırım et al. 2013:109,《Hemčik Čirgaki 碑》2 行)。厄达尔(2017:74)指出, 鉴于叶尼塞碑铭字迹状况欠佳, 这个 *ń* 有可能是误读。

11. turña (𐰆𐰺𐰏𐰴𐰸) “鹤”: turña quš tūšnākiñā qonmiš “鹤落在其栖息处”(耿世民 2005:300,《占卜书》, 61 叶)。

12. yań- (𐰆𐰺) “击溃”: yaraqliŋ qantan kǝlip yaña ālti “带武器的(人)从哪里来赶走(你们)”(耿世民 2005:127,《阙特勤碑》东 23 行); anī yańip türgi yaryun költä buzdumiz “我们击溃了他, 并在 türgi yaryun 湖畔破之”(耿世民 2005:130,《阙特勤碑》东 34 行); oza yaña kǝligmā süsin ayittim “我冲散了越过的(敌)军”(耿世民 2005:161,《毗伽可汗碑》东 31 行); tāŋri] küč bertük üçün anta sančdīm, yańdīm “由于上天的帮助, 我们在那里(把他们)击溃了”(耿世民 2005:161,《毗伽可汗碑》东 32-33 行); tāŋri yarliqadi, yańdīmiz; ügüzkä tūšdi. yańduq yolta yāmā ölti “上天保佑, 我们击溃了他们, 他们落入了河中。在溃逃的路上, 据说又死了(许多)”(耿世民 2005:98,《噉欲谷碑》I 石南 16 行)。

13. Twñ^uq^uq (𐰆𐰺𐰏𐰴𐰸𐰸) “噉欲谷”: 人名, 有两种刻写形式。出现于《噉欲谷碑》(I 石西 1、5、6 行, 南 15、17 行, 北 31、34 行, II 石西 37 行, 南 47 行, 东 58 行, 北 59 行)的为 Twñuquq; 出现于《毗伽可汗碑》(南 14 行)、《阙利啜碑》(西 1 行)的为 Twny^uq^uq (𐰆𐰺𐰏𐰴𐰸𐰸𐰸)。Elöve (1958:70) 将其解读成 Tun Yoquq, 并认为 tun 意为“第一个, 头一个”(如 tun oyul “长子”), 根据《突厥语大词典》, yoquq 的词根应是 yoq- “变大、往上”, 因此, Tun Yoquq 义为“首相, 第一个高官”。但是《突厥语大词典》中并没有 yoq-, 因此, Elöve (1958:70) 的说法不成立。罗新(2009:215)认为, 虽然 Twny^uq^uq 可看作由两个单词组成的词组, 但其语义暂时不可妄加推测, 而且 Twny^uq^uq 不是人名, 也不是某种官称, 而是一种串官号(appellation)的一个部分。而这一部分本身又是由两个官号组成的一组官号。关于 ton, 罗新(2009:216)引 Sinor “古突厥碑铭中的一些词汇, 特别是姓名、官职及名号有关的重要词汇, 并不来源于突厥语”的观点, 认为 ton 或《突厥语大词典》收录的 tun “第一个, 头生”并非一定要在突厥语中寻找语源。而关于 yuquq, 罗新(2009:216)举《旧唐书》中的“欲谷设”, 认为“欲谷”(yuquq)是一种美称。罗新(2009:218)认为, “噉”是官号, 而“欲谷”是官称。Sultanzade 50

(2017:207)指出, /ɲ/音只有一处用 ny, 其他都以 toɲuquq 的形式出现, 所以学界一致解读作 toɲuquq, 而 ń 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的音位。据 Aydemir (2019:180) 的研究, 考虑到西伯利亚诸语(阿尔泰语、特勒乌特语、雅库特语)和《突厥语大词典》中长元音的 tūn, Twɲ^uq^uq 的 Twɲ 应读作 tūn “第一个”, 而 y^uq^uq, 即 *Yoquq, 应先由 *yoq (<《突厥语大词典》yoq “高处”) 缀接构成不及物动词的附加成分 +U-, 派生动词 *yoqu- “升高, 增强”(动词词根 *yoqu- 还见于乌古斯语族语言的名词 yoquš “上坡”), 再缀接由动词派生名词的附加成分 -°K 而成。据此可知, *yoqu->Yoquq 应有“变高的, 伟大的”等意。如果如此, 则 𐰽𐰺𐰍𐰏 [Twɲ^uq^uq] 中的 𐰽[ń] 应为辅音丛 ny, 而其他 12 条词中的 𐰽[ń] 能够区别语义, 如: yay “夏”, yań- “击溃”; ay- “讲” ań- “怕”; qon- “落” qoń “羊”, 是独立的音位。

三 回鹘语文献中硬腭鼻音 ń 的反映形式

Bang & Gabain (1929:263) 认为, 回鹘语内部存在不同方言, 并针对 T II Y 36.1 中的 ašnuqina 和 amtiqina 指出, 早期古突厥语的 ń 在摩尼教文献中变成了 n, 以佛教内容为主的其他文献中则变成了 y。此看法存在漏洞, 因为 T II Y 36.1 并非摩尼教文献。Röhrborn (1998:301) 指出, *YYT、*YYT 和 *YT 等的 y 形式, 也出现于一些带有摩尼教特征的佛教文献(如 T. M. 279) 和摩尼文文献。因此, 不能简单以宗教文献类别来划分方言。

表 1 带 ń 的词语和附加成分在回鹘语文献中的不同形式

词汇	文献种类	n	y	ny/yn	词汇	文献种类	n	y	ny/yn
ańıy	摩尼教文献	11	10	1	qoń	摩尼教文献	—	—	12
	佛教文献	7	572 ^①	—		佛教文献	—	8	15
bulıańuq	摩尼教文献	—	—	1	*qoń	摩尼教文献	—	—	2
	佛教文献	—	—	3		佛教文献	—	—	2
čıyań	摩尼教文献	—	1	—	tuńuquq	摩尼教文献	—	—	1
	佛教文献	—	18	—		佛教文献	—	—	—
*kōń-	摩尼教文献	—	2	—	turıa	摩尼教文献	—	—	—
	佛教文献	—	17	—		佛教文献	—	—	1
qańu	摩尼教文献	—	1	6	+kińa	摩尼教文献	1	1	—
	佛教文献	1	98 ^②	6		佛教文献	1	34	—

厄达尔 (2017:75) 认为回鹘语文献以 N 表示 ń 的词基本都有 Y 与之相邻, 因此, 含 N 的词除粟特文有一个特例外都可读作 NY 或 YN。这种情况, 厄达尔 (2017:12) 认为存在两种可能性: 其一, 这种语言处在向 y 方言的顺演化过程之中; 其二, 抄写者所操方言的 ń 已消失, 而所录写本仍有 ń, 因此, 偶有异写。总之, 厄达尔认为回鹘语文献没有 n 方言, 只有 y 方言。根据表 1, 我们认为回鹘语文献中属 n 方言的词不只出现粟特文文献。仅 ańıy 就出现 17 次, kōń- 和 qanu 各出现一次, 附加成分 +KInA 出现两次。可见, 回鹘语文献中出现的 n 数

① ańıy 在《柏林吐鲁番文献》(Berliner Turfantexte) 中共出现 572 次。

② qańu 在《柏林吐鲁番文献》(Berliner Turfantexte) 中共出现 98 次。

量不少,说明厄达尔关于回鹘语内部不存 *n* 方言的说法不能成立。

Ağca (2006:173) 认为,也存在一些文献中混用 *n*、*y* 和 *ny* 音的情况,如 T.I a I 中既有带 *n* 的 *anīy*,又有带 *y* 的 *köyür-*,还有带 *yn* 的 *qoyn*。被 Le Coq 解读作 *anīy* 的词, Röhborn (1998:301) 认为是 *YQ*,即 *ayīy*。摩尼文残片 M525 同时出现 *anīy* (3 叶:6) 和 *čīyay* (1 叶:3)。

不同词语内的硬腭鼻音 *ń* 在回鹘语文献中演变情况不同,如 *čīyāń* 与 *turnā* 一律作 *čīyay* 和 *turya*,而 *bulγānuq*、*qoń*、**qoń* 等词则没有出现带 *n* 的形式。据此可知,回鹘语文献没有全面体现出 *n* 方言的特征,这或许是因受旧式写法 *NY* 或 *y* 方言影响所致。

回鹘语文献出现硬腭鼻音 *ń* 的词语如下:

1. *anīy*: 回鹘语时期的诸文字系统都没有专门写 *ń* 的字母,而且由于语音演变,*ń* 出现了不同的写法。摩尼文文献有 6 种形式^①: ① *anīy* [NYT]: T. II D.176 (正面:17^②、反面:9), Nr.7 1. T.II, D. 172a. (右:5、左:2)、M525 (3a:5)、《摩尼教忏悔词》(Or.8212-178:4、18、80)、T.M.140 (:3^③)。② *anyīy* [’NYYT]: 《摩尼教忏悔词》(Or.8212-178:298)。③ *anīy* [’NYT]: (可能有误,文献原版被毁,无法参照) Nr.1, III T.M. 140 u.147 (反面:1)。④ *ayīy* [’YYT]: T III D 260 15. (:10)、T III D 260 11. (:5)、T III D 260 8. (反面:3)、T III D 260 7. (反面:5)、T III D 260 5. (反面:2)、T III D 260 4. (反面:1)、T III D 258 f. (反面:5)、T III D 260 25. (:1)。⑤ *ayīy* [’YYT]: T II D 178b 180 (:27)。⑥ *ayīy* [’YT]: T III D 260 31. (:2) (Röhborn 1998:301)。

粟特文回鹘语文献中只出现一次 *’N’YQ*: U 5183, A (:2); 回鹘文文献中大部分以 *’YYQ* 的形式出现 (Röhborn 1998:301)。

在 U 255a (反面:1)、Pelliot Ouïgour 1 (:57)、T II Y 27. (:14)、《两王子的故事》(10:8)、T. II D 177. (3:8)、Nr.1, IV.T. III, T. 49. (反面:4)、Nr.6, I.T. II, D. 173b,2. (:20)、T.M. 279. (正面:1、3、13, 反面:6、14)、《弥勒会见记》(胜金本 118v:20)、T M 276 a (:23)、《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20、43、45、58、123、195、196) 等回鹘文文献中有两种换写的可能性: *’NYQ* 和 *’YQ* (Röhborn 1998:301)。回鹘文文献中词首元音 *a* 一般用两个 *alif* 来表示。而表示 *N* 的字母和 *alif* 相同,并且词首和词中出现的辅音 *y* 前后的元音 *i*、*ī* 一般不写出来,因此,该词还可以换写为 *’NYQ* 或 *’YQ*,即可作 *any(ī)y* 或 *ay(ī)y*。Doerfer (1993:129) 提到这一情况,并认为 *’YYT* 可能是 *anyīy* 的略写,可以转写为 *anīy*; 若文献带有晚期文献的语言特点,也可以转写为 *ayy*。厄达尔 (2017:72) 也指出“回鹘文写本中的 *anīy* 或 *an(ī)y* 可能也是对 *a(y)īy* 的误读,只有粟特文 Sogdisch II 549 可能作 *anīy*。选用 *anīy*、*ay(ī)y*、*any(ī)y* 的哪一种,取决于文献作者是摩尼教徒还是佛教教徒。”但有摩尼文文献和一些带摩尼文特征的佛教文献(例如 T.M. 279) 也存在 *’YYT*、*’YYT* 和 *’YT* 等形式。就如庄垣内正弘 (1982:53) 所指出的,如果同一写本中其他原先带有硬腭鼻音 *ń* 的词语也有以 *ny* 书写的情况(如《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那么才能将其读作 *anyīy* [’NYT]。

2. **bulγānuq* “浑浊,困惑”: 摩尼文回鹘语残卷 T III D 26025. (:2)、回鹘文《佛说八阳神咒经》(:65) 和 T III T.V.56 (:10) 作 *bulγanyuq*, 婆罗米字母回鹘语残卷 TIII M 152 (:8) 作 *bulγānuq* [pu lgā ŋyu]。

3. *čīyāń*: 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回鹘语文献中只见 *čīyay* 形式。

^① 标文献出处时用文献收藏编号。

^② (正面:17) 表示文献正面第 17 行。下同。

^③ (:3) 表示文献只有一面,某词出现在第 3 行。下同。

4. *kōñ-“燃烧”: 最早以 kōnürgäli 形式出现于摩尼教文献 T.M. 278 (:6)。其他回鹘语文献中均作 köy-。

5. qañu: 摩尼教文献 T.M.148 (:22)、T.M. 423b (:13)、T.M. 423e (:4)、TM 276a (:11)、80.T.B.I: 524 (:13、16) 和佛教文献《佛说八阳神咒经》(:70、79、119、122、276、340) 等文献作 qanyu, 可以看出其抄写的时间与鄂尔浑—叶尼塞碑铭的凿刻时间相近。《十业道譬喻花环》(U1910:3) 中出现其 n 形式: qanu。摩尼教文献 T.II. D.78d (II:2) 和早期回鹘文文献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第 25 品 3a:24, 3b:25, 4a:25, 4b:13, 5b:17, 6a:22, 6b:14、18, 7a:24)、《十业道譬喻花环》中有 114 个均写作 qayu。在早期佛教文献《佛说八阳神咒经》中, ñ 于 añr̥y 出现 n 形式, 未出现 y 形式; 但在 qañu 中出现 ny (6 次) 和 y (12 次), 未出现 n 形式。其余的回鹘语文献都写作 qayu。

6. qoñ: T Ia 1. (:11)、T.M.515 (:25)、T.II Y. 47. (:55)、T.II D.89 (:7)、T.III M.190. (:56)、T.I. a.561. (:6)、T.II Y. 29 (19.:9)、T. III 62. (:18、19)、T.II Y. 29 (32.:10)、T.II Y. 29 (19.:12)、T. III M.131 (:5)、T. III M.140 (:29、40), Or. 8212 (:117) (:2、3、4), 哈密本《弥勒会见记》(敬章 1a:3, 第 20 品 13b:4, 第 25 品 4a:25^①)、《金光明经》(4:11, 6:12, 19:9、22, 490:15, 525:22)、胜金本《弥勒会见记》(74b:33)^②、《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第七卷 (:1199) 等文献均写作 qoyn; 《两个王子的故事》(III:1, XIII:5)、P.T.1292 (:20) 和胜金本《弥勒会见记》(II 61 o.:3b) 中写作 qoy。《十业道譬喻花环》中则有 qoy (D2669 59HT 253A:3、6, U 1646b:5, MIK III 1053:17, 15 1072b:3) 和 qoyn (U 1712:1, U 1799:5、7, U 1659b:3)。

qoñ 在大部分回鹘语文献中均为 qoyn, 与其他含有硬腭鼻音 ñ 的词有所差别。Clauson (1957:42) 指出, ñ 在吐鲁番—敦煌出土的回鹘语文献中以 n 和 y 书写, 但是在 qoñ 中字母顺序有所改变。Doerfer (1993:129) 认为, qoyn 从 980-1200 年间开始变为 qoy, 因为其词末的 -yn 是少见的辅音丛, 不可能是演变为 y 之前的古老写法。厄达尔 (2017:113) 认为, qoyn 有两个音节的可能性不大, 因为其出现的很多词都没有所谓第二个元音; 而由 y 和 n 组合的辅音丛作为音节尾出现同样不太可能, 因为这类辅音丛都是以清辅音收尾, YN 的写法可能表示传统的 ñ 或鼻化的 y, 即回鹘文文献中写作 qwyn 的词, 应该读作 qoñ。

7. *qoñ“怀抱”: 摩尼文 T.II D. 176 (反面:3) 为 qoyñ<in>ta, 佛教文献 T. II Y. 52, 2 (:25) 为 qoyñ<in>ta, 《金光明经》(6:8) 为 qoyunñtñn。Clauson (1972:631) 认为 qoyñ“怀抱”虽没有出现 qoñ 形式, 但另一种形式与 qoñ“羊”的相似性强烈表明, 其最初形式应为 *qoñ; *qoñ 的最早记载形式为 qoy。据此, 可排除最初是 *qodun, 并源于动词 qod-“放”的可能性。

8. turña: 婆罗米字母回鹘语文献 T. III. M. 140 (:29) 中作 turya“鹤”(Maue 2002:83)。

9. +KIñA: “表爱指小”附加成分。因 y 和 i、ï 在回鹘文里都用字母 Y 来表示, 为了避免重复, i、ï 与 y 连在一起时, 通常不标, 如 KY'。有学者将其换写为 +KIA, 但如前文所述, 此处 Y 之前的 I 并非明确, 故应读作 +KIyA。Ağca (2006:170) 认为, 摩尼教文献 T. II. D 171 (右:32) 中 birkinyä 的 -ny- 与鄂尔浑—叶尼塞碑铭中的形式相同。但其转写形式不妥。Özertural (2008:141) 解读作 birk(i)yäig<bir+k(i)yä, 认为是“bir‘一’的表爱指小形式+宾格附加成分-ig”, 还认为可能是 birk(i)yäg 的讹写。

^① 耿世民 (2008:12) 将其转写为 qoyn, Geng et al (1998: 24, 45) 将其转写为 qoy(un), 而耿世民 (2008:12、447、480) 则将其转写为 qoyun。本文认为三者是同一个词, 无法考证是否有圆唇元音 u, 故均转写成 qoyn。

^② Tekin (1960:138) 将其转写为 qoyn, 应转写为 qoyun。

回鹘语文献中表爱指小附加成分 +KIńA 中的 *ń* 分化为 *n* 和 *y* 两种形式。摩尼文文献 TM 163 (U 139:5) 和早期回鹘文文献《两个王子的故事》(:VII) 写作 *azqina* [”ZQYN’] “一点儿”。婆罗米字母回鹘语文献 T III M 145-1 (:12) 写作 *ā-z hkyā*, T II S 52 (:9、17) 写作 *ā-z qyā*, U 6800+Mainz631+U6874 (:6) 写作 *ā-z kya*, T M 318 (:6) 写作 *askya*, Mz 529 (:75、95)、U 7285 (:6) 写作 *asqiyā*, ChU 7606 (:2) 写作 [ā]-*zqiyā*, 这些词均可读作 *azqīya*; 粟特文回鹘语文献 Mz 170a (:4) 写作 *azqīya* [”ZQY’]; 回鹘文文献《慈悲道场忏法》(U942:13, T I Kš. 26:1)、A U2965 a (:5)、《十业道譬喻花环》(U 2701:5, U 2699:6)、哈密本《弥勒会见记》(敬章 8b:26, 第二品 9b:8)、《金光明经》(583:8)、《死亡书》(10a:3) 写作 *azqīya* [”ZQ”Y’]。SI 4bKr 11 (:11) 出现 *tutunq(i)ya* “人名”; T I D 172 (:4)、胜金本《弥勒会见记》出现 *amtīq(i)ya* “刚刚, 现在”(439a:17)、*anč[a]q(i)ya* (:223); 《因萨底经》(:224) 出现 *añitq(i)ya* “水鸟”; 《金光明经》出现 *adaqq(i)ya* “小腿”(T III M 192:4)、*atayq(i)ya* “小宝贝”(641:5); 《慈悲道场忏法》(U3390) 出现 *aγizčaq(i)ya* “满口、一口(食物)”; 《慈悲道场忏法》(U2693:3)、《因萨底经》(:859) 出现 *aγizq(i)ya* “满口(话)”; T I 1044 (:19) 出现 *aqrūq(i)ya* “低(声)”;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出现 *ašq(i)ya* “(量不多的)饭”(HtPek 99a + HtPek 70a:25)、*qužyačγ(i)ya* “小麻雀”(HtPek 149a + HtPek 49b:10)、*ančaq(i)ya* (HtPek 85a + HtPek 80a:18)、*azraqčaq(i)ya* “稍微”(HtPar 161 6a:3)。

关于回鹘文文献中的硬腭鼻音 *ń*, Röhrborn (1983:296) 认为, 除可以用 NY 外, 也可能只用 Y。换言之, 如果一份文献中, 既有 NY, 又有 N 或 Y, 那么, N 与 Y 均应读作 *ń*。如伦敦藏《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抄本中的 *qańu* 有 6 次写作 Q’NYW, 有 10 次写作 Q’YW。这两种形式, 都应以第一种书写形式 *qańu* 为准。Röhrborn (1983:299) 又指出, 《弥勒会见记》中原先带有硬腭鼻音 *ń* 的词语只有 Y, 如 *ayīγ* [”YYQ]、*qayu* [Q’YW]、*köyür* [KWYWR] 等, “表爱指小”附加成分也只有 +*q(i)ya* [QY’], 但梵文借词 -*jñ*- 用 TNY, 如 *pratīnarakṣit* [PR’TNY’R’KṢYT] (>梵文 *prajñāraṣita*)。不过, TN 或者 TY 仍在用, 如 *pratīnarakṣit* [PR’TN’R’KṢYT] (>梵文 *prajñāraṣita*)、*s(a)rvatñan* [SRV’TY’N] (>梵文 *sarvajñāna*) 等。除此之外, 在回鹘文《弥勒会见记》梵文借词中字母组合 -*jñ*- 还有用 NY 表示的情况, 如 *pañčanyan* [P’NČ’NY’N] (>梵文 *pañcajñāna*)、*parnititnyan* [P’RNYTYTNY’N] (>梵文 *praṇidhijñāna*) (木再帕尔 2020:195)。

综上, *ń* 在早期回鹘语文献中有 NY、YN、N 和 Y 形式, 而后期文献中只有 Y。*ń* 在早期文献中还有遗存, 并写作 NY, 但在大部分早期文献中演变成 *n*; 过渡期文献既有 *n*, 又有 *y*; 晚期摩尼文文献和古典佛教文献中演变成 *y*。从 *ń* 的演变可见回鹘语的历时演变过程, 而这一过程可视作划分回鹘语文献书写年代的一个重要标准, 但不足以作为划分方言的根据。

四 哈卡尼亚文文献中硬腭鼻音 *ń* 的反映形式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 (2002:I 31) 提到阿尔古人、粟特人和坎切克人等通晓两种语言的部落时, 指出“凡是通晓两种语言并和城市居民有交往的人的语言是不纯的”。麻赫穆德·喀什噶里 (2002:I 137) 认为 *aryu* 的意思是“两山之间”。由此恒逻斯和巴拉萨滚之间的诸城市也称作 *aryu*, 因为那些地方都处于两山之间。阿尔古人所居住的地方为“从白水城 (*ispijap*) 直至巴拉萨滚之间”(麻赫穆德·喀什噶里 2002:I 33)。可知, 11 世纪左右阿尔古人居住在白

水城、恒逻斯、巴拉萨滚之间，因与粟特城市人群交往密切而通晓两种语言。哈卡尼亚文献中出现硬腭鼻音 $\acute{n}$ 的词语如下：

1. $\acute{n}\acute{i}y$ ：语音形式变为 $\acute{a}y\acute{i}y$ ，语法化为表示“极其，多么，何等”的程度副词（木再帕尔 2020:54），如“ $\acute{a}y\acute{i}y \acute{a}dg\acute{u}$ ‘多么好’，这个词用以强调‘好’和‘坏’的程度”（麻赫穆德·喀什噶里 2002:I 90）；《福乐智慧》（4599） $\acute{a}y\acute{i}y$ 。

2. $\ast bul\acute{y}a\acute{n}uq$ ： $bul\acute{y}ayuq$ “被弄脏的，被弄污的；泥”、 $bul\acute{y}ayuq suv$ “被弄脏了的水”（麻赫穆德·喀什噶里 2002:III 175）；《福乐智慧》（5951、2131、3632）为 $bul\acute{y}anuq$ “脏”。

3. $\check{c}\acute{r}y\acute{a}\acute{n}$ ： $\check{c}\acute{r}yay$ “贫穷的，穷的”（麻赫穆德·喀什噶里 2002:III 234）。“阿尔古人将词中或词尾的 y 字母变为 n ，如：突厥人称为 $\check{c}\acute{r}yay$ ，而他们称 $\check{c}\acute{r}yan$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 2002:I 34）。《福乐智慧》（313、1923、1034、1112、1564）为 $\check{c}\acute{r}yay$ 。

4. $\ast k\acute{o}\acute{n}$ -： $k\acute{o}y$ - “烧，燃烧 $otu\check{n} k\acute{o}ydi$ ‘木柴燃烧了’”（麻赫穆德·喀什噶里 2002:III 243）； $k\acute{o}n$ - “灼，燃烧 $otu\check{n} k\acute{o}ndi$ ‘柴燃烧了’，阿尔古语词”（麻赫穆德·喀什噶里 2002:II 30）。《福乐智慧》（384、1024）只有 $k\acute{o}y$ - “燃烧”。

5. $\ast q\acute{a}\acute{n}aq$ “奶皮”： $qayaq$ “奶皮”（麻赫穆德·喀什噶里 2002:III 162）； $qanaq$ “奶皮，阿尔古和保加利语，这个词中的 n 字母替换了 y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 2002:I 403）。

6. $q\acute{a}\acute{n}u$ ：在 11 世纪阿尔古语中的形式为 $qanu$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 2002:III 232）。

7. $qo\acute{n}$ ：阿尔古语 qon “羊”（麻赫穆德·喀什噶里 2002:III 135），哈卡尼亚语 qoy “羊”（麻赫穆德·喀什噶里 2002:III 136）。《福乐智慧》（449、1412、4353、4765）为 qoy “羊”。

8. $\ast qo\acute{n}$ ： qoy “怀，怀抱， $\acute{a}lig qoyqa suq$ ‘把手塞进怀里’这一短语即源于此”（麻赫穆德·喀什噶里 2002:III 136）。

9. $\ast o\acute{s}a\acute{n}uk$ “疏忽大意”：“ $o\acute{s}ayuq \acute{a}r$ ‘疏忽大意的人’”麻赫穆德·喀什噶里（2002:I 173）。《福乐智慧》（6075、3568）为 $o\acute{s}anuq$ “疏忽大意的”。

10. $\ast sarq\acute{i}\acute{n}uq$ “反刍动物的第一胃”：“ $sarq\acute{i}yuq / sarq\acute{i}nuq$ 反刍动物的第一胃，这个词也有用 n 的变体”（麻赫穆德·喀什噶里 2002:III 175）。

11. $ta\acute{n}$ “马驹”：以 tay 的形式见于《突厥语大词典》（2002:III 153）和《福乐智慧》（5803）。

12. $+K\acute{I}\acute{n}A$ “表白示爱”附加成分：《福乐智慧》中出现 n 形式的 $azq\acute{i}na$ （3964、5440）和 $azraq\acute{i}na$ （6633）。而麻赫穆德·喀什噶里（2002:III 349）则以一首四行诗呈现：

$ber\acute{i}\check{n} ma\check{n}a s\acute{o}zkiy\acute{a}$, $m\acute{a}nlig qara tuzq\acute{i}ya$, $y\acute{a}lvin tutar k\acute{o}zkiy\acute{a}$, $mu\check{z}um m\acute{a}nig bil\acute{i}\check{n}\acute{a}$.

你要给我个诺言，我带黑痣的美人，你迷惑人的双眼，可知我的愁与难。

其中的 $s\acute{o}zkiy\acute{a}$ 、 $tuzq\acute{i}ya$ 和 $k\acute{o}zkiy\acute{a}$ ，抄写人在第一和第三个词的字母 $\check{u}$ 上加了点，但没有去掉字母 $\check{u}$ 下面的点，这样的处理是极为恰当的。

硬腭鼻音 $\acute{n}$ 在哈卡尼亚文献中分化为 n 和 y 。其中 y 形式是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眼中的标准形式， n 形式是阿尔古语的代表性特征。麻赫穆德·喀什噶里将阿尔古语的 n 对应于哈卡尼亚语的 y 。该现象明显是 $\acute{n}$ 分别分化为 y 和 n 的结果。麻赫穆德·喀什噶里记载的 $qanaq$ 形式出现于阿尔古和保加利亚语言中，但古代保加利亚语语料中尚未发现带 n 的其他词语。

五 现代维吾尔语及相关语言中硬腭鼻音 $\acute{n}$ 的反映形式

现代维吾尔语没有保留 $\acute{n}\acute{i}y$ “特别、非常；坏”， $\acute{n}\acute{i}t$ - “惩罚”， $\check{c}\acute{r}y\acute{a}\acute{n}$ “穷”， $bul\acute{y}a\acute{n}uq$ “浑

浊，困惑”，osañuk “疏忽大意”，sarqĩnuq “反刍动物的第一胃”，yañ- “击溃”等带有硬腭鼻音 $\acute{n}$ 的词语。

在现代维吾尔语及相关语言中出现硬腭辅音 $\acute{n}$ 的词语如下：

1. *kõñ- “燃烧”：现代维吾尔语为 köy- “烧尽，烧毁”。哈拉奇语为 kijen-/küön- “燃烧”（Doerfer & Tezcan 1980: 149）。

2. *qañaq “奶皮”：现代维吾尔语变为 qaymaq “奶皮”。qaymaq 的语源应为：*qañaq > *qaynaq > qaymaq。雅库特语、萨盖语、哈卡斯语等为 qayaq，哈拉奇语 qāanaq/qānaq（Doerfer 1963:III 1417）。

3. qañu “哪个”：该疑问代词缀接相似格+täg，现代维吾尔语文学语言凝固为 qandaq “如何，怎样”，哈密、吐鲁番方言为 qaynaq、qanaq、qaydaq 等 3 种形式。雅库特语为 xaya “哪一个”（Слепцов 1972:474）。Schönig（1995:177-188）认为多尔甘语的 kayta(k)、kayta:k 和雅库特语的 xaydak 源自 *qa:ño täg。

4. qoñ “羊”：现代维吾尔语为 qoy “羊”。哈拉奇语为 qoñ “羊”，保留 n 形式（Doerfer & Tezcan 1980:178）。厄达尔（2017:74）指出，词干中的 -yn 在乌古斯语中体现为 -yXn，如 qoyun “绵羊”。

5. *qoñ “怀，怀抱”：现代维吾尔语为 qoyun “怀中”。哈拉奇语为 qōon “怀抱，胸”，保留 n 形式（Doerfer & Tezcan 1980: 178）。

6. qoñči “牧羊人”：现代维吾尔语为 qoyči “牧羊者”。

7. qoñluq “有羊的”：新疆哈密市有一地名 qoyluq “柳树沟乡”（阿布都热西提·沙比提、图尔迪·纳斯尔 1993:290）。

8. tañ “马驹”：现代维吾尔语为 tay “马驹子”。雅库特语为 tñy（Слепцов 1972:418）。

9. turña “鹤”：现代维吾尔语为 turna “鹤”。雅库特语为 turuya “鹤”（Слепцов 1972:406）。

10. “表爱指小”附加成分 +KInA：现代维吾尔语形容词“表爱指小”附加成分为 +KInA，如 salqin “清凉的”→ salqinyina “蛮清凉的”，omaa “可爱的”→ omaqqina “蛮可爱的”，tüzük “不错，还可以”→tüzükkinä “蛮不错的”等（力提甫·托乎提 2016:143）。

综上，古代维吾尔语的硬腭鼻音 $\acute{n}$ 在现代维吾尔语中有 y、n、my>ny、yn、yXn 等不同的形式，其中 $\acute{n}$ 在 köy-、qoy、qoyči、qoyluq、tay 等 5 个成分中为 y，在 qandaq、turna、+KInA 等 3 个成分中为 n，在 qaymaq 中为 my>ny，在 qaynaq 中为 yn，在 qoyun 中为 yXn。现代维吾尔语在形成过程中曾与多种语言或方言发生接触，从而形成了硬腭鼻音 $\acute{n}$ 的多种变体。

六 结 语

古代维吾尔语的硬腭鼻音 $\acute{n}$ 在不同历史时期、在不同方言中演变为不同的形式。从本文所探讨的上述例子可知，硬腭鼻音 $\acute{n}$ 只出现于词中和词末，其演变特点可归纳如下：

第一，在鄂尔浑—叶尼塞文文献中， $\acute{n}$ 是独立音位，除 Twñ^uq^u 外，所举的 12 个词中的 $\acute{n}$ 均具有区别词汇意义的功能，是独立的音位。

第二，在众多文字书写的回鹘语文献及《突厥语大词典》中有硬腭鼻音 $\acute{n}$ 的不同形式。回鹘文文献涉及多种宗教经典，因此有些学者提出同一种宗教经典文献构成一个独立方言的看法。但是，部分带摩尼教特征的佛教文献和摩尼文文献中有 'YYT, "YYT 和 "YT 等书写形

式，故而宗教文献的不同不能作为划分方言的标准。

第三，11世纪的阿尔古语形成了n方言。目前，哈拉奇语仍在保留着阿尔古语带辅音n的词语。

第四，硬腭鼻音ń在现代维吾尔语中，有y、n、my>ny、yn、yXn等不同的反映形式，这主要是因为现代维吾尔语在其形成过程中与不同语言、方言之间的接触所致。

参考文献

- [1] 阿布都热西提·沙比提、图尔迪·纳斯尔. 1993.《汉维新疆地名词典》，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 [2] 白玉冬. 2012.《希纳乌苏碑译注》，载《西域文史》（第七辑）第77-123页，北京：科学出版社.
- [3] 厄达尔. 2017.《古突厥语语法》，刘 钊译，北京：民族出版社.
- [4] 冯·加班. 2004.《古代突厥语语法》，耿世民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5] 耿世民. 2005.《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6] 耿世民. 2008.《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7] 力提甫·托乎提. 2014.《现代维吾尔语参考语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8] 罗 新. 2009.《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9] 马赫穆德·喀什噶里. 2002.《突厥语大词典》（汉文版）（三卷），北京：民族出版社.
- [10] 木再帕尔. 2020.《回鹘语与粟特语、吐火罗语之间的接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1] 木再帕尔. 2020.《语境泛化策略——以维吾尔语用反义词强化语义为例》，《满语研究》第2期.
- [12] 庄垣内正弘. 1982.《ウイグル語・ウイグル語文献の研究I——〈观音经に相应しい三篇の Avadāna〉及び〈阿含经〉について》，神戸：外国語大学外国学研究所.
- [13] Ağca, F. 2006. *Eski Uyğur Türkçesiyle Yazılmış Eserlerin Ses ve Şekil Özelliklerine Göre Tarihlendirilmesi*. Doktora Tezi. Ankara: Hacettepe Üniversitesi.
- [14] Bang, W., & A. v. Gabain, 1929. *Türkische Turfan Texte I*. Berlin: Verlag Akademie.
- [15] Clauson, G. 1957. The Turkish Y and related sounds. *Studia Altaica: Festschrift für Nikolaus Poppe zum 60. Geburtstag*, Wiesbaden: 33-45.
- [16] Clauson, G. 1972.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 Oxford: Clarendon.
- [17] Doerfer, G. 1963. *Türkische und Mongolische Elemente im Neupersischen*. Vol. 3.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GMBH.
- [18] Doerfer, G. 1993. *Versuch einer linguistischen Datierung älterer osttürkischer Texte*. Turcologica 14,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 [19] Doerfer, G., & Tezcan, S. 1980. *Wörterbuch des Chaldasch (Dialekt von Charrab)*.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ó.
- [20] Elöve, A. U. 1958. Bir Yazı Meselesi Üzerine. *Türk Dili Araştırmaları Yıllığı Belleten* (6): 69-85.
- [21] Erdal, M. 1991. *Old Turkic Word Formation, A Functional Approach to The Lexicon*. Vol. I-II.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 [22] Geng, S., H-J. Klimkeit, & J. P. Laut, 1998. *Eine buddhistische Apokalypse. Die Höllenskapitel (20-25) und die Schlußkapitel (26-27) der Hami-Handschrift der alttürkischen Maitrisimit*. Wiesbaden: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 [23] Aydemir, H. 2019. Tonyukuk/Tunyukuk Adı Üzerin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ld Uyghur Studies*, (1/2):

- 171-184.
- [24] Hamilton, J. R. 1971. *Le Conte Bouddhique du Bon et du Mauvais Prince en Version Ouïgoure*. Paris: Éditions Klincksieck.
- [25] Maue, D. 2002. Altbekanntes und Neues: Bruchstücke des uigurischen Almanachs von 1277/78. *Studies On The Inner Asian Languages* XVII: 77-115.
- [26] Özertural, Z. 2008. *Der uigurische Manichäismus. Neubearbeitung von Texten aus Manichaica I und III von Albert v. Le Coq*.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 [27] Radloff, W. 1897. *Die alttürkischen Inschriften der Mongolei*. (Neue Folge). St.Petersburg: Commissionäre der Kaiserl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 [28] Röhrborn, K. 1998. *Uigurisches Wörterbuch. Sprachmaterial der vorislamischen türkischen Texte aus Zentralasien*. Wiesbaden: Walter de Gruyter GmbH.
- [29] Röhrborn, K. 1983. Zu einem dialekt-differenzierenden Lautübergang im Alttürkischen. *Materialia Turcica*, 1981/1982, cilt 78, 295-305.
- [30] Schöning, C. 1995. qa:ño und Konsorten. In Marcel Erdal und Semih Tezcan (eds.) *Beläk Bitig. Sprachstudien für Gerhard Doerfer zum 75. Geburtstag*, pp. 189-193.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 [31] Sultanzade, V. 2017. Türk Runik Alfabetesindeki ‘Çift Ünsüz’ İşaretleri Üzerine, *Bilig*, 82: 201-216
- [32] Tekin, T. 1988. *Orhon Yazıtları*. Ankara: TDK Yayınları.
- [33] Thomsen, V. 2002. *Orhon Yazıtları Araştırmaları*. Vedat Köken (tr.). Ankara: TDK Yayınları.
- [34] Yıldırım, F., E. Aydın, & R. Alimov. 2013. *Yenisey-Kırgızistan Yazıtları ve Irk Bitig*. Ankara: BilgeSu.
- [35] Слепцов, П. А. 1972. *Якутско-Рус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The Palatal Nasal *ń* in Old Uighur and Its Historical Evolution

Mihrigül Helil

[Abstract] In light of the historical record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oces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volution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of the palatal nasal *ń* in Old Uighur. It is notated with the letter *ṇ* in the Orkhon-Yenisey script, and occurs in variant forms such as *ny*, *n* and *y* in later documents written in various other scripts. This palatal nasal in a majority of Old Uighur words changes to *y* in modern Uighur, while other variants such as *n*, *yn* and *ym* can be seen in individual words.

[Keywords] Old Uighur palatal nasal *ń* historical evolution

(通信地址: 100081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本文责编 木再帕尔】